



宋槧太平御覽



1卷
403
110



13
403
110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

服用部九

枕

被

說文曰枕卧為所薦首者也
釋名曰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詩曰角枕粲兮錦衣爛兮
又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展轉伏枕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大喪則供角枕
禮曰雞鳴咸盥漱欽枕簟
國語曰楚靈王敗於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日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曰璞而去之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州諸田一人
樟山田一人
郎君以贈

田中圖書

洞林曰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家枕自作聲

漢書曰淮南王有枕中鴻寶祕苑書言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知劉更生父於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命典作方鑄事費甚多不驗

後漢書曰樂崧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

杜也蜀漢之郊曰杜杜也音思讀切謂俎几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

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幃帳

東觀漢記曰黃香事親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溫席

後漢書曰魏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

之中國

魏志曰蘇則為侍中董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日蘇則膝非佞人枕也

魏略曰大秦國出五色枕

吳書曰張紘作柅榴枕賦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人曰此吾鄉里張子幼作也

晉書曰王敦鎮豫章為王澄以舊意所侮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怕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

又曰箠者謂董豐曰君憂獄逮二枕避三沐豐既歸妻具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紀曰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虎魄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

又曰武昌王渾少而凶戾為中書令每夕裸身露頭往散

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爲笑樂又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廳事剪紙方一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齊書曰陳顯達建武世不自安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席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清慎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也梁書曰王茂爲雍州長史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

唐書曰玄宗嘗製大被長枕與寧王憲申共之

又曰貴妃姊虢國夫人豪侈尤甚所枕照夜枕不知其價夜中照廡其光如晝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下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去

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問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曰陽者主穀貴陰者主穀賤故當寒而不寒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王曰善書帛藏之枕中以爲國寶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置之枕中以爲邦貴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簪髻枕銀鏤鈎副之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直給通中枕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虎珀枕龜文枕
拾遺錄曰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異或吼呼驚人乃有
傷害者詔使官者闇中伺候有白虎毛色淨密以戈投虎
卽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已隱形更搜覓乃於藏中得一玉
虎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荅云昔誅梁冀得
玉虎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臆下有題云帝辛九年
獻帝辛紂也金玉久而有神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
尺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物二十
四物以應二十四氣八物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列異傳曰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夜倦枕枕臥有頃聞竈

下有呼曰文納何不以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
就我至乃飲缶也

集異記曰中山劉玄暮忽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面
首無七孔面莽黨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
坎則爲魅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爲一枕乃是其先祖時
枕

異苑曰滕放枕文石枕卧忽暴雷震其枕傍人莫不爲之
怖懾微覺有聲不爲驚也

楚宋玉高唐賦曰楚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搏芳若以爲枕席荃蘭而爲香
又美人賦曰高茵重設角枕橫施

劉向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後漢張紘瓌林枕賦曰有

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以邈絕且其色也如芸之黃其為香也如蘭之芳其文綵也霜地金莖葉而紅榮

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螭潛德保靈制器像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

崔駰六安枕銘曰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六安言六面安也

蘇彥楠榴枕銘曰珍木之奇文鬱理鮮廉稜方正密滑貞堅

卞敬宗作無患枕讚無患木名也言人枕之無患也

江文通詩曰撫枕懷百慮

被

說文曰衾大被也

釋名曰被所以被覆人也衾也其下廣大如岸一受人也

論語曰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詩曰錦衾爛兮

又曰肅肅霄征抱衾與裯裯單被也

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楚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史記曰王章字仲卿疾無被臥牛衣中

又曰汲黯曰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祿甚厚為布被此詐也

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

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亦霸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

自九卿以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申之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漢書曰廣川王去疾妃昭信甚妬王愛姬陶望卿昭信妬之譖於王曰望卿視有姦窺即言郎中令卧錦被王信之擊殺之

又曰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以寢病形貌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

又曰霍光薨詔賜繡被百領後漢書曰祭遵奉公家無私財布被夫人裳不加綵

又曰宣秉性節儉常服布被蔬食華嶠後漢書曰樂崧為郎獨宿直臺上無被帝推被與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為萊蕪長去官無被空囊自隨也謝承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卧布被朝廷

賜錦被臥兼布被又曰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臥一幅布綯

敗糊紙補之綯與

東觀漢記曰王良為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又曰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正值其起中被獲免

又曰馮豹每奏事未報常服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練白綾被或錦被魏書曰文帝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飲食

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晉陽春秋曰景帝有自疾文鴛之來攻驚而日出懼六軍

恐蒙以被痛甚齧被破晉書曰魏舒為尚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有沙汰之言

舒乃曰吾即其人也僕被徑出論者咸自愧之也
又曰楊駿被誅初駿發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
外大呼曰斫刺旬日託疾死及是其言果驗
又曰光逸字孟祖爲博昌小吏令使之冒雨還令不在逸
解衣臥衾被中令還詰之逸曰衣單冒雨如不易衣衣必
致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一人耶令奇之而不問
又曰祖述字士雅與琨共被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日起
舞此非惡聲
又曰吳納爲吳興守徵爲尚書去任有被僕而已
又曰禿髮烏孤之祖壽闔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
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宋書曰虞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
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此高鳳

又曰沉麟士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
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
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
又曰康沙門釋寶志王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志
忽來牽被而去

又曰羅研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
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林不過數家
有食貪亂樂禍無足多惟若令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
數升麥飯寧肯爲亂乎

梁書曰裴之橫字如岳少好質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
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嘆曰大丈夫富
貴必作百幅被後爲吳興太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陳書曰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

之

孫卿子曰天子至尊重無止矣衣被則五彩雜閒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家語曰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

說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華之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兮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

夏侯孝子集曰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麗從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取反臥之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布被給帝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絲杯文綺被一絳具文羅一幅

被一絳被羅繡文四五幅被一

東宮故事曰太子有七彩文綺被又有絳文羅被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夜卧蒿束晝收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被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有寒夏被七枚海內先賢傳曰姜肱字伯淮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

邊讓別傳曰讓字元禮才辯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則有餘

益部耆舊傳曰王忱字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困謂忱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屍骸未及問其姓名呼吸困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柩餘九斤置生腰下後署

太度亭長到亭有白大馬一疋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
繡被隨風來而後輒乘馬馬突入金彥父家彥父見日眞
得盜矣恠說得馬之狀又取被示之彥父曰卿有何陰德
日念葬諸生事且說形狀彥父曰眞我子也恠即以被馬
歸之彥父不受遣迎生喪金具存焉
列女後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
幅被其隣婦恠問之母曰少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大
其被以招貧生之卧庶聞君子之言耳
栢任傳曰任後母酷惡常憎任爲作二幅箕踵被
杜祭酒別傳曰君曾新作被煖眠不覺晏起乃歎煖眠使
人忘起異事因命着陌上有寒苦人舉被乞之常眠布被
中
孫略別傳曰親親有窮老者略或推被以恤之音寒不解

帶而寢

郭子曰殷浩好作揚州劉君行日欲暮便令左右取被
僕人問其故荅云刺史嚴不敢夜行

語林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不覺左右宜
慎之後乃陽凍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尔
莫敢近之

又曰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
其上林宗往吊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儔四方是則如
何當喪錦被蒙上郭舊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
被着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樂府詩曰天寒知被薄憂思知夜長
楚辭曰翡翠珠爛齊光

陸雲芙蓉詩曰寢其織成被絮以同功綿
 傳玄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張華苦寒行曰重纊無暖氣輕被覆空牀
 潘岳悼亡詩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日無重纊誰與
 同歲寒
 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豔蒲萄采喻聯璧鄂君既繡楚
 侍羞朱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慙藻麗遠謝鮮明漢
 老悅其恠文魏馬驚其香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

服用部十

簞

卧具

簞

褥

毼毼

氊

毼毼

說文曰簞竹席也

釋名曰簞簞也布之簞然正平

禮曰莞簞之安藁秸之談

又曰父母舅姑之簞席枕几不傳

詩曰下莞上簞乃安斯寢

方言曰簞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蘧曲自關而東謂之

簞其粗者謂之蘧蔭行唐

閒謂之倚伴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八

一

五

東觀漢記曰殤帝詔省荏弱平簞

又曰馬稜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簞

又曰尙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月允與立入爲獻帝誦孝經一章以杖二竹簞畫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與王忱齊名友善恭有六尺簞忱見之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輟以送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王隱晉書曰車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溢使工作象牙細簞丁患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簞褥一具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簞等物

孫卿子曰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翟簞尊之上先玄酒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也

東官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簞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爲簞賜李夫人

又曰會稽獻竹簞供御世號爲流黃簞

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旅簞十萬具

庾翼與王書曰今致八尺丈二細桃枝簞十枚黃篋雙文

簞二領黃篋獨坐雙文簞一枚

王廙春可樂曰弱簞平端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睎枕席長簞竟床空

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簞輜於筒中

王鑒竹簞賦曰楚簞陳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爾雅曰褥謂之茲

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又曰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繡茵憑黃金塗

謂所馮者也金塗以黃金塗飾之也章絮薦輪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疾詔賜重茵

魏略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

掃其中榮木為床布蓐其上天寒搯火以自炙

魏志曰太祖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衲茵褥取溫無有

緣飾

又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伍某

少小常苦被褥泰溫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

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

之性而此壽於南山矣

吳錄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

大被人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客多貧故為廣被大褥

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笥席

又曰褚彥回弟澄為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萬一千

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豹坐褥

又柳慶遠為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夢

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

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太尉謂元景也

後魏書曰爾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

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

且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自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之記識日令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着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令常和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生之術帝日夜靜宜溫謝公出歎之也南越傳曰尉佗臥象牀錦茵茵褥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八尺褥一重中褥一步輿褥一納妃有承床褥三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床帳席褥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神異經曰北方有冰萬里厚百丈奚鼠在冰下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為褥也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褥

拾遺錄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國獻之語林曰大將軍收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已褥與周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說文曰蛩毛可以為氈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然也韻集曰旃旃也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也張氈案以氈為又曰掌皮供其毳為氈以侍邦用事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匈奴絕不與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裹咽之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厦之下細氊之上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
徒銜橛之間也哉

又曰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異國烏孫王穹廬為室氊
為壇

魏志曰李勝為荊州刺史往辭太傅曹爽因察之太傅曰
謬問勝曰并州有佳氊可致之勝出曰太傅耄無能為也
又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入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氊
白裹推轉而下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氊牀褥三具也

晉書曰杜預子錫為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太子
患之置針於錫坐處氊中錫上刺足血出

又曰戴記曰慕容熙后符氏卒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

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
鞞有中弊氊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齊書曰孔奐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
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

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辭不受

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
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
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氊夜縫而出因得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
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眠中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陜嶺
凍滑乃鋪氊以渡之

又曰慕容儁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
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故見敗氊弊被更遺

之錢物

廣志曰羌女人披大華氊以為盛服

拾遺錄曰漢武帝以氊絺藉地惡輶之喧也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以氊為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

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為胡所破也夫氊胡之產者也而今

天下以為陌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

淮南子曰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

其可以為氊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俗說曰栢豹奴病勞冷無氊可卧栢車騎自撒己眠氊與

之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卧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略盡子敬

卧而不動偷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

氊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群偷置物驚走

南越傳曰調斯國有青石染氊絳染氊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荷氊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

密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氊比肩獸名也取其毛為氊

卧具

風俗通曰扶風蘇不違父為司隸李嵩所遷司農不違穿

府北垣徑上廳事斫髡卧具髡一宿數遷

沈約宋書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

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孔顛飲酒醉眠顛以卧具

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顛曰絲定奇温因

流涕悲慟觀亦為之感傷

齊書曰謝眺嘗行還過候江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

而耽學不倦眺嗟歎久之乃脫其所着襦并手割半氊與

革充卧具而去
又曰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
溉宅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
拳擊之傷口而去

毼毼

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毼毼

聲類曰毼毼毛席也

廣志曰毼毼細毼毛織也近出南海文稱北漢之毼毼非
其所生

魏略曰大秦國以野蠶作織成毼毼又出黃白黑綠毼毼
後周書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也其地出毼毼

吳時外國傳曰天竺國出細靡毼毼

陶侃別傳曰外國獻毼毼公舉之曰我遠國當與牙共眠

牙名煖之字處靜是公庾孫小而被知以為後嗣

南州異物志曰毼毼以羊毛雜群獸之毳為之鳥獸人物

草木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若飛也

古樂府詩曰請客上北堂坐氍毹及毼毼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氍毹毼

諸葛亮集詔荅恢曰行當離別以為惆悵今致毼毼一以

達心也

毼毼

上音榻
下音登

通俗文曰毼毼細者謂之毼毼名毼毼者施大牀之前小

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也

東觀漢記曰景丹率眾至廣阿光武出城外下馬坐鞍氍

毼毼上設酒肉

魏略曰大秦國以羊毳木皮野絲作毼毼之屬有五色九

色毳毼其毛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

南史中天竺國出好裘毳毼
世說曰王子猷詣鄒雍州雍州在內未出王見鋪毳毼云

阿乞那得此令左右送向家鄒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

以趨鄒無忤鄒憎為雍州刺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生廣州善醫術遂富有八尺毳毼

作百種形像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太原王淡為刺史大兒

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殺而藉焉法存後形見於府

內經曰王尋得疾亡邵之又喪
杜篤邊論曰匈奴請降毳毼蜀褥帳幔氈裘積如丘山

班固與弟超書日月支毳毼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馬融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毳毼士卒飄於風雪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

服用部十一 薦蓆

說文曰蓆籍也禮天子諸侯蓆有黼黻純

又曰筵竹蓆也
又曰蒨蒲子也可以為薦

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蓆釋

也可卷可釋也
書曰牖閒南嚮敷重篋蓆黼純華玉仍几篋桃枝竹白黑

色華王以飾憑几仍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

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東序西嚮敷重豐蓆畫純雕玉

几綴西廂謂之序底弱革東序西嚮敷重豐蓆畫純雕玉

漆仍几此親屬私宴之坐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

七

詩邶柏舟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席維平尚可卷

禮曲禮上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席以四為節為人子者

坐不中席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

側猶有喪者專席而坐

於所尊敬無餘席

必盡其近尊者之端為其後來也

又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同器而食

又曰奉席如橋

居廟橫

然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請席

何鄉請在何趾

順尊者所安也

因於陰陽也坐席南鄉北鄉

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

席席間函丈

謂講問客也

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主人

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檀弓下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貧無蓋

與之以席

傳曰大輅越

活音

席昭其儉也服虔曰越席結草為席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辰禽廢六闕妾織蒲

杜預曰家

民爭利

周禮天官玉府曰玉廂府掌王之衽席

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許慎曰衽席

軟弱布也

又春官曰司几筵掌五席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

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綦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鄭司農云紛白繡也純綠純也謂紛有文如綬而狹

次者有文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

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甸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

席○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所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爾不可

忘後右端之銘日所鑒不遠視爾所代也

論語日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史記日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日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

人過平陽至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

斷席而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又日陳平以弊席為門

漢書日文帝以莞蒲為席

又日元帝病史丹以親密侍疾候上獨寢直入卧內頓首

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綠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席蔽地也

後漢書日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

中更始羞怩俛首刮席不敢視

又日來歙征隗囂徑至洛陽隗囂守將固保其城囂乃悉

兵圍洛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為兵士自將
上隴囂眾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
之上

又日鄧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

席接以溫色

又日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舡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

風乃過

又日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免織席自給

東觀漢記日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又日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日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床枕寒則自

溫席

又日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

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辟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令與諸儒難說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群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又曰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便重入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也

又曰許敬字鴻卿其卿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汝南薛悖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

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悖以善與妻自坐敗者又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典略曰表尚表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精勇於廐中請熙尚照尚入乃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

蜀志曰先王少孤母販履織席爲業

晉書曰王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衡親人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

湛氏撤牀雜蔣手剉給客牛馬

晉陽春秋云蔣薦也

晉中興書曰王敦死裹以席塗以蠟埋齋中

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綠緣

前燕書曰高祖廐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

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籍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劉楨為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州部作白菟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吳均齊春秋曰劉璉字子璠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內見一女子容質甚麗盼睐之璉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唐書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箬席哭於東市三十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又曰玄宗子穎王璩為劍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璩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舡見以綵緣席而籍者顧曰此可

以為寢處柰何賤之令撤去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紈綺之衣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衡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在

席之上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登地用六彩席六重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

莊子曰申屠嘉元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也

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薦也

列子曰陽朱南之沛之梁而過老子老子曰唯唯盱盱而

誰與居夫太白若辱盛德如不足楊朱曰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避席其來也煬者與之爭寵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公不悅
曰子猶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尸不席二者
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皆席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陳簋籩有人臣不
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曰鋪薦席陳簋籩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

范子計然曰六尺蘭席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
價百

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頭必戴之
履雖善足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太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

夫美而耗上方義之道也

又曰衛嗣公時縣有人於令左右縣令發褥而席弊嗣公
令人遺席曰吾聞汝廢褥而席弊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
君為神

又曰孟獻伯相魯不坐重席
又曰禹為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殷作
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衽損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卧也而
君弃之臣不勝其哀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蒻複筵方薦
阜綠者也
又曰古者大夫複薦草綠蒲平單莞今富者繡茵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曰西王母席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一領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神皆鳥身龍首祠之用白管為席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緣熊席毛皆長一尺餘眠而擁手自弊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膝其中雜薰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也

又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上遺迴風席漢武帝內傳曰帝齋於尋真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也

王子年拾遺錄曰軒皇使百辟羣臣受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

又曰葉葉草高五丈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曰半月花草無實其質溫柔可以為蓆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葉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為薦蓆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列

又曰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為蓆溫柔如毯毳焉

又曰瀛州南有金鬻之館有青瑤几覆以雲紈之素蓆用香水柔莞

又曰岱輿山有草名莽音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蓆方冬彌溫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又曰穆王時西王母來敷碧蒲之蓆黃莞之薦莞色若金又曰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寶飾蓆為雲霞麟鳳之狀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異苑曰庾寔妻毛氏五月曬暴薦蓆忽見其三歲女在蓆下薦上臥驚惶使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傳仲夏忘移床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以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裹五雜香以五綵縷編蒲皮緣之

范注荊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蓆

成公興內傳曰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為敷魚鬚之蓆

文士傳曰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為賦然後乃坐純席曰蓆為冬設簞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謐高士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

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為具車馬糧料君平曰吾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又曰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為床薦艾為蓆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自坐高床為從事設單蓆於地

鍾玩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鄞城人也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蓆以蓬為屏風會稽先賢讚曰董昆字文通為太農帑丞坐無完蓆盧毓冀州論常山為林大陸曰澤兼葭蒲葦雲母御蓆地產不為無珍也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茅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會稽典錄曰隆脩字奉遷為豫章太守廳事薦編絕不改
 以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贇數詣問乃待以殊
 禮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廢書
 出看寧割蓆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楚辭曰瑤蓆兮玉鋸

楊雄甘泉賦云靡薜荔以為蓆兮折瓊枝以為芳

魏劉祜清慮賦曰布玳瑁之蓆設蠙蠊之筵蠙蠊吹切嘴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

服用部十二

几

案

杖

几

釋名曰几度也所以度物也度音軌

書頤命曰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疾發大命臨

浴今疾病故但洮頰面扶相被以冠冕憑玉几以出命

易渙卦九二日渙奔其几悔亡象日渙奔其几得願也承

者物

詩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

侯王設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祭祀右雕几筵

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國賓老甸役則右漆几凡喪

事右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又曰獻几杖者拂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謝去君貪其則必賜之德而留之也

以几杖

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龜筮几杖不入公門龜筮問家之吉凶几杖嫌自長老

又月令曰八月之節養衰老授几杖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坐御者舉几歛席

又曰始死綴足用燕几

傅語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正請於荀罃曰水潦

將降懼不能歸班師也班還智伯怒荀罃投之以几出於其

閒出偃正閒之閒也

又曰為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禮之至也

國語楚語曰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訓誦之戒訓誦上師所誦之諫書之

漢書曰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及後使人為秋請律春秋

秋曰請如古上復責問吳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張

諱侯朝聘也於是天子賜吳王几杖

又曰朱博遷琅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舊驕抵几曰觀

齊兒欲以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東觀漢記曰黃香為尚書郎以香父尚左賜卧几靈壽杖

又曰上初即位先訪求賢茂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

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哀德侯賜几杖

魏志曰太祖為司空丞相毛玠為東曹掾太祖平柳城頒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

又曰呂布遣陳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謀之太祖悅始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

晉書曰劉毅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

又曰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几杖不朝及錢百萬牀帳簾褥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之宜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懼累日

宋書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為務恒馮素几鼓素琴

吳均齊春秋曰孔靈產為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麀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陳書曰王冲為太子少傅武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大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後魏書曰咸陽王禧謀逆誅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躡霜與露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

孟子曰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勝謂

漢舊儀曰天子用玉几

拾遺錄曰瀛州南有金巒之觀中藏寶几覆以雲紈之素漢武帝內傳曰帝受西王母五岳真形經盛以黃金之几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細蜀爲囊憑之不得加綈錦之飾於几案

會稽典錄曰葛仙公憑白桐几學數十年白日登仙几化爲白虎三脚兩頭往往人見之

魏武十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語林曰任元褒爲光祿勳孫朔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爲不禮任便推之吏答云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

憑几何必狐蟠鶴膝曲木抱腰

姚信士語曰馬援馮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受徐文高拜

戴勝竹林七賢論曰魏朝封文王固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冲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表孝尼家宿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付信

鄴中記曰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盡皆爲五色花也

南岳記曰衡山有石室內有石牀石几

異苑曰歷陽石秀之歟有一人着平巾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殞石氏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致斃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內有金几雕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

李九几銘敘曰昔帝軒轅仁智恐事之有闕作倚几之法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設而倚作器此成於彼也

案

說文曰椶似椶圓案也

方言曰陳楚宋魏謂案為寫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項王位不迺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食臣具之劍臣背之內愧於心

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箕踞罵之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夫不諂讓為便坐對案不食

又曰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當所以食臣下

也

又曰朱博為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味案上不過

三杯酒

又曰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

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魏霸延平元年仕為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為娶妻

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為即

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肉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慙求去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每相與談論輒屏案不食

又曰梁鴻常賃舂每歸妻為具舉案齊眉

又曰蔡彤素清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賜錢百萬下至

杯案食物大小重沓

南史曰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索木案食不過一肉

漢舊儀曰丈二旋案以陳三十六肉九穀飲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渡足奏案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鑲帶漆畫案一枚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

瑜魯肅陳距比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與此何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於桂宮中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精常

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否

廣陵傳曰吳戒字貴齊性剛直同業生陳升爲賊戒見之

升爲設食戒曰汝已爲賊奈何爲設食因舉投江中令其趣降

神仙傳曰吳興人沈羲爲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

案玉杯藥賜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鄴中記曰石虎以宮人爲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

燕丹子曰太子常與荆軻同案而食

鹽鐵論曰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所以亂治也

潛夫論曰前羌始叛器械未備虜或以銅鏡以蒙兵或負

板案類楯誠易戰耳

異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案置石書二卷

夢書曰夢見杯案賓客到也多客大案少客小案也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按五枚又作歌枕

以臥視書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卷奏記通達謁刺尊上荅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鑲采織銀卷足漆花曜紫畫製舒錄怪廣知平人雕非曲廁質錦帳承芳綺褥披古道今察姦糾俗

說文曰杖持也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杖之銘曰惡乎失道於嗜欲相忘於富貴

周禮秋官上曰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威威讀曰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換之有軍旅授有爵者杖以扶尊杖者將軍共王之齒杖老者之杖

禮記曰獻杖者執末○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起負手曳

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子夏曰天乎余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

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

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又曰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傳曰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論語曰卿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又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日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
史記曰張騫云臣前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
此大夏國人曰賈人往市之身毒在大夏之東南可數千
里
續漢禮儀志曰三老五更杖玉杖
又曰仲秋之月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禮
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爲飾鳩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
噎
華嶠後漢書曰嘉平中表逢爲三老賜玉杖
魏志曰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
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
茂並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其賜公延年杖及憑几
又曰周宣爲郡史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

必與君杖飲以藥酒宜占之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
一日黃巾賊必滅至時果敗

吳書曰全綜年高賜以御杖

晉書曰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老年
并贈藜杖一枚

又曰阮宣子出行常以百錢掛杖頭每至酒家輒醉而歸
後魏書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
出入

莊子曰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杖藜應門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
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廣志曰九真出靈壽杖

呂氏春秋曰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而問日子

之友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問日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日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倚之問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陸賈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也

新序曰昌邑王徵爲天子到營陽買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柱竹杖風俗通曰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道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烏文作鳩杖賜老人也

拾遺錄曰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絕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手口捉青筇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又曰縻竺川陶朱計術日益富有寶庫千閒竺常賑生恤死家馬廐旁有古冢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訴云漢末爲赤眉所害剖棺見剥乞更深埋並乞弊衣自掩竺從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寶可支一世應遭火厄今以青廬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棺之惠竺挾杖而歸而後隣家常見竺家有一青氣如龍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縻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歛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攘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遣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十數來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上即滅

又曰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藜杖杖扣閣而進向閣中獨坐頌書老人乃吹端火出且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鴻範之文

恐辭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面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于欲從授術亦不語人焉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湖母所獻帝甚愛之崩後故以入槨其年人有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夜司詰問云見市中有二人賣之實不知賣杖主名也一告康成謂此杖天下降太清道人來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願家夏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人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是房房日往日所葬竹杖耳發家視杖猶存又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此當到家以杖

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又曰介象令人騎青竹自吳往蜀

劉根別傳曰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久乃蘇息武帝使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荅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劉向別傳曰有騏驎角杖。塔寺記曰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穰未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來擬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指之氣即迴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

三石僞事曰佛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銀鉢內着棺中經後再閱開棺視之不見體骨唯見杖鉢

武當山記曰有石室有板床銅杖長七尺三分

交州記曰合浦圍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見榴木杖倚着石壁探珠人常致祭焉

魏文典論曰嘗與平虜將軍劉勲奮威鄧展共食飲宿聞展有手臂曉五兵余與論劍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殿交三中其臂

談數日後魏河間邢巒字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荅曰巨源杖太武諱燾故言焉

法顯記曰那竭國有佛錫杖牛頭旃檀上長丈六七許以筒盛之百千人舉不能移

又曰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佛爲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着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成榛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漢監匠陳憐其人通靈夜嘗

秉龍還家其婦懷身憐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憐乘

龍至家輒化成青竹杖憐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

臾光彩滿堂俄爾飛失憐失杖乃御雙鶴還

搜神記曰漢文帝微服嘗過魯少千少千柱金杖出應門

列異傳曰陳留史均字威明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得

復生理我杖豎我瘞上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

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復如故

神異記曰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

亭廟驗言靈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

杖擬以還廟撫捶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

往宮亭送杖於廟中訖卽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

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以還之欺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一
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衆見鐵幹乃置之湖
中杖游在水上其疾如飛遙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銀角桃杖一枚
崔嵒杖銘云乘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強諸
蔗雖美猶不可杖人雖悅己亦不可相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一
服用部十三

箱

巾箱

笥

笈

火籠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馬齒呈事箱四枚

漢武帝內傳曰帝崩時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至
延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岩室中
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河東太守張純
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崩時
殞殮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安合如故
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書箱五枚想兄
識彥高書箱甚似之

巾箱

漢武內傳曰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書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求今當付之
宋書曰元凶劭弒逆南陽公主見女巫嚴道育云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因是巫蠱而敗
齊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玠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爲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世說曰威法濟者義興人其兒年二十得病經年有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得坐曰有漆巾箱甚淨神何不入中因內新果於箱中覺有聲以箱蓋覆之於是便聞箱中

動搖即以衣傳之可五升米重而病愈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每聞手中箱中有鼓吹鞞角之音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筥

說文曰筥筥飯及衣之器也

尚書曰惟衣裳在筥○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筥筥也

東觀漢記曰上問第五倫卿爲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筥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此語

東觀漢記曰上聞王郎將軍至復驚去馮異進筥麥飯兔肩

續漢書曰世祖微時繫南鳴市獄市吏以一筥飯與之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筥七枚獻吳王

西京雜記曰宣帝以虎魄筥盛身毒寶鏡

風俗通曰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葦辟方筥爲粧具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筥郡國讞篋也今珍用天下皆當有罪讞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讞廷尉人名悉入方葦筥中斯爲驗矣

張衡綬筥銘曰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綬筥傳世用之更治筥平子爲德主簿故爲之銘也

筥

說文作扱曰筥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筥學士所以負書籍如冠籍籍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有喪負筥赴弔行五里也

又曰表闕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覽群書常負筥尋師變易

姓名

又曰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爲琅琊相到官自負筥單步入界聽採風俗

又曰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筥追師不遠萬里

又曰方儲字聖明負筥到三輔無術不覽

又曰郎宗負筥賣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負筥遁去

李固傳曰固父爲三公而固步行負筥千里從師

拾遺錄曰漢惠帝時有仙人韓稚東至泥離國遇其人洞

室負筥而問其年幾何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筥妙蘊發紫臺之文賜汝

火籠

方言曰南楚江河之間籠謂之筭或謂之笄陳楚宋魏之
閒謂之庸君今薰籠是也

齊書曰卞彬性飲酒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
又曰范述曾爲永嘉太守有善政徵爲游擊將軍郡故舊
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皮火籠朴十餘枚而
已○梁書曰臨賀王正德爲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
嫡心常怏怏德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曰楨幹
屈曲盡蘭麝氤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

宗臣於

脩復山陵故事曰當梓宮中有象牙火籠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薰籠二條大被薰籠
三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以象牙爲籠上皆散花文後宮則
五色綾文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有薰籠賦

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
豹袖懷溫奉芳蓐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雪纖削復毫
分織作迴風苕製爲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綠接細裙徒
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一

金澤文庫

又張蕪別傳曰蕪小時母謂其寒且作袴蕪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柄亦熱

隋書曰尉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獻慮其為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慰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為小錢熨斗

淮南子曰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熱斗許慎曰熱斗熨斗也爛人手遂

作炮烙之刑也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斗三枚

魏武帝集上騰所得順帝賜物銅熨斗二枚

澡盤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也杜預奏事曰澡盤熨斗民間要用

世說曰大將軍王敦至石崇家如廁還有數十婢曳羅縠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盛澡豆因令著水調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大笑也

述征記云長安逍遙宮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也

異苑曰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旦夕恒鳴張華曰與洛鍾宮商相諧故聲相應錯鑪之乃止

傅玄澡盤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典不可塵也

澡灌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軍敗帝渴帳下齎五升銅灌就民家取水就灌飲之

齊書曰劉峻少與齊武欵好帝常至峻宅晝卧覺峻自奉金澡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青絲三合繩一枚長二丈五尺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澡灌二枚

西域諸國志曰月支國有佛澡灌受二升許青石名羅勒色碧玉班白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惠遠法師澡灌銘序曰得摩羅偷石澡灌一枚故以此銘答之

伏虎

周禮天官曰大尉掌王燕衣服凡褻器

鄭司農云褻器溺器虎子也

春秋後語曰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

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穢器虎子也

史記曰囚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魏略曰蘇則為侍中舊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虎子

始蘇則同隱吉茂後見嘲之曰仕官不己執虎子

錄異傳曰吳時嘉興倪彥思忽有鬼魅入其家能與人語

飲食如人唯不見形思乃延道士逐之酒香既散道士便

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頃

道士忽覺背脊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馬融遺令曰穿中不得下銅虎況它銅物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二

